

为什么拉丁美洲需要世界一流大学

菲利普·G·阿特巴赫、贾米尔·萨尔米

菲利普·G·阿特巴赫 (Philip G. Altbach)：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研究教授、创始主任

电子邮件：altbach@bc.edu

贾米尔·萨尔米 (Jamil Salmi)：全球高等教育专家、智利迭戈波塔莱斯大学 (Diego Portales University) 高等教育政策名誉教授、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特约研究员

电子邮件：jsalmi@tertiaryeducation.org

拉丁美洲与非洲都是拥有顶尖研究型大学数量最少的大洲。目前还没有拉美大学进入世界大学排名前 100 强，高被引学者中拉美学者和科学家数量也相对较少。拉丁美洲占世界人口的 8.5%，贡献了全球 8.7% 的 GDP，但拉美大学在“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前 500 名的机构中仅占 1.6%，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的前 400 名中不到 1.5%。如果拉丁美洲想要进行高质量的研究创新并在科学驱动进步的 21 世纪分享成果，特别是在当前的疫情时期，这是一个严重的不足。

主要原因之一是其公立大学表现不佳，这些公立大学大都是在 1918 年的“科尔多瓦高等教育革命” (Cordoba higher education revolution) 后崛起的。作为改善状况的先决条件，拉丁美洲何以出现上述情况非常值得研究。

“科尔多瓦”大学的理想与现实

1918 年，渴望大学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学生在阿根廷发起了科尔多瓦革命，这使得南美大型公立综合性大学获得发展，并巩固延续公立高等教育的模式至今，但同时也使大学改革举步维艰。

冒着过于简单化的风险，科尔多瓦原则可以总结如下。大学在培养人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培养的学生能够为国家建设、科研发展与公共服务方面做出贡献。本着提供平等机会的理想，大学不收取学费，并且通常根据透明和共同的标准 (中学完成或竞争性大学入学考试) 招收学生。大学应该自治：不受政府的直接管治，保证学术自由，但同时由国家资助。在大学内部，大学应该实行民主管理，包括对教师与学生的管理，有时还包括参与决策和选举重要学术带头人的行政人员。

在整个拉丁美洲，受科尔多瓦模式影响的公立大学在学术界曾占据主导地位，直到今天仍然至关重要。这类大学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几乎没有改变。即使随着大众化、私立高等教育起步 (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超过半数的学生进入私立高校学习) 和院校多元化发展，“科尔多瓦大学”仍然被奉为圭臬。其中几所已经成为巨型大学 (megauniversity)，许多大学都为国家本地的相关研究做出重要贡献。例如，该地区最大的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 (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 有 35 万名学生，包含一些就读于其附属中学的学生。

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University of Buenos Aires）的在校生为 30.9 万人。

正如巴西博尔索纳罗政府的敌对政策一样，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资金资助相对较低，由于政治不稳定而导致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缺乏长期连续性，以及民众对大学的科学使命持有的负面看法，这些因素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

“科尔多瓦大学”的治理挑战

巴西顶尖大学圣保罗大学（University of São Paulo）的案例很好地说明了拉丁美洲许多公立大学的治理局限性，即无法像其他地区以灵活为特点的旗舰大学一样迅速发展。圣保罗大学开设的高质量研究生课程的数量在巴西位列第一，每年毕业的博士生数量超过美国任何一所大学，开展对国家有用的相关研究，也是拉美获得资助金额最高的大学。然而，该大学管理资源的能力被严格的公务员制度严重限制。圣保罗大学与国际研究界联系甚少；其只有 3 研究生来自巴西以外的国家，而且大多数教授本身就是本校毕业生。

圣保罗大学谋求变革缺失的重要因素是挑战现状并改造大学的卓越愿景。大学领导的民主选举制度促使了任人唯亲和领导人的频繁更替，大型的大学理事会使决策过程变得笨拙，再加上其平等主义的学术文化（并不崇尚奖励接触科研人员与教师），这都使得变革愈发艰难。在巴西，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许多国家一样，经常可以观察到在国家政府层面和大学领导层中缺乏发展高等教育的战略雄心。

拉美可以做什么？

毫无疑问，拉美公立大学的转型需要第二次“科尔多瓦革命”，其驱动力来自学术

界的大胆愿景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资源投入。这将涉及以下方面的改革：

- 大幅增加公共资金：如今，研究资助占每年 GDP 的 0.3% 至 1%，远低于北欧国家和东亚国家的水平。

- 继续强调大学为国家服务以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传统“科尔多瓦大学”的优势之一是其对国家和发展的承诺。保留这一传统和愿景至关重要。

- 建构现代治理结构以推动在国际范围选拔大学领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做法在选择国家足球队教练时是可以接受的，但如用做选拔大学领导，就会被视为对大学的亵渎。大学是复杂的机构，需要学术与专业管理和领导力的平衡。

- 发展大学的自治和学术自由，同时对大学的主要资助者政府与社会负责。

- 控制大学规模：大多数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生人数不超过 4 万人，且拥有相对全面的本科与研究生课程。

- 发展跨学科项目：旗舰大学（flagship university）具有鼓励和促进跨学科教学和研究的结构和激励措施。许多拉美大学明显缺乏这项举措。

- 发展国际化：拉美大学在国际联系、学术与科研合作以及流动性方面普遍落后于全球同行。只要英语仍然是全球科学和学术的主要媒介，国际化的各个方面都至关重要，包括更加重视使用英语推进国际流动和合作研究。

笔者的论点在于恳请政府和高校领导思考自己的大学在 21 世纪的发展角色。拉美应该拥有一流的大学，这些大学可以通过前沿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参与全球科学发展，培养具有道德意识的公民和专业人士，并为拉美地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无论一个

世纪前多么创新和成功，传统的“科尔多瓦大学”模式已不再适用于今天，并应重新受到审视，这一点十分明确。这一次不再是以科尔多瓦式的通用模板进行革命，而是需要

一场新的革命，革命的创新理念与勇敢举措必须符合各国需求和愿景。